

父亲的土倔抠

□杨曙明

父亲是我的人生楷模。如果说我的相貌与母亲颇多相似的话，那么，我的性格则与父亲像极了，这是熟识我们父子俩的长辈或朋友，对我的共同评价。当然，任谁身上都会有时代痕迹。父亲和我身上的时代痕迹，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譬如，父亲的“土”“倔”“抠”，在我身上就少有体现。

父亲的“土”主要是体现在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上，尤其是他的着装上。他出生在沂蒙山区沂源县石桥村，可谓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。虽然他不到二十岁就成为城里人，但在他身上，到老还残留颇多“土气”。他是上世纪40年代末，随着部队集体转业成为“公安”后进城的，不过因为他从事的是“侦破”，因而平日里多是便衣着装，极少穿警服。在我们兄妹的记忆里，父亲的着装很是简单，春夏秋冬的服装多是深蓝色的，甚至连夏天的短袖衬衣也是以深色为主。他的罩衣除了中山装就是国防服，以中山装为主，没有其他款式，就连冬天穿的棉袄也都是中山装式的制服棉袄。其实，父亲原本挺精神的，我至今还保存有他老人家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两张照片。照片上的他，身穿整洁的中山装，器宇轩昂，可以说压根儿就看不出曾经的“农村人”形象。60年代之后，或许是常年度寝忘食，更或许是那场动乱的磨难，父亲在人到中年之后就疾病缠身，每日都要大把服药，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父亲，身穿深色服装，与他那暗黄的肤色和瘦弱的身材搭配起来，显得特别“老相”和“土气”。那年月人们大都是到裁缝铺去量体裁衣做衣服，母亲曾多次试图让父亲做几件新衣服，可他总是用“新三年、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来推辞。

父亲的“倔”主要体现在他为人处世的“较真”上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天，父亲接到通知，让他到珍珠泉礼堂听报告。会议通知上特别强调，与会人员要身着正装。那时候，“正装”乃“西服”的代名词，父亲对此很不理解。他说：“谁说正装就是西服？难道中山装不是正装吗？到那天我非得穿着中山装去参会。”报告会那天，他果真就是穿着中山装去了。据他回来自豪地给我们说：“那天参加报告会的人，穿中山装的还真不少，不过他们大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。”上世纪

70年代末的某个国庆节前，父亲在陪同市局领导到大明湖公园检查节日安全保卫工作时，觉得某位领导发表的“意见”不切实际，而且不是很中听，于是，他的倔劲就上来了，直言说人家不了解实际情况，并当面与之发生顶撞，弄得那位领导很是下不来台。父亲的“倔”有时候也是工作需要，不倔不行。譬如在审讯那些冥顽不化的犯罪嫌疑人时，他靠着倔劲，可以三天两夜不休息，直到把那犯罪嫌疑人“靠”得交代了犯罪事实为止。

父亲的“抠”应是节俭的代名词。他从事公安工作大半辈子，虽然平日里很少穿警服，但遇有特别正规的场合，他也是警服着装。当年在他单位办公桌的玻璃板下，压着好几张他身穿警服的照片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与著名电影演员郭振清的合影，那是郭振清来济南拍摄《南征北战》时留下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，男孩子们很多热衷于穿军装或是穿警服，兄长和我也如此。那时候我们兄弟俩的身高、胖瘦已经与父亲差不多了，可即便是我们三番五次向他老人家求索警服，抠门的他也不给我们，别说是新的，就是他穿旧的也不给我们。那时我们兄弟俩为此对他很有意见，因为这让我们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。

父亲的同事曾经给我说过这样几件小事。他在单位或部门主持工作的时候，对财务开支掌握得特别严格，不是非必要的开支，他是绝对不会签字的。部下去购买办公用品，只要不影响使用，必须要买最便宜的。同志们因为工作需要领取信纸，要按“张”领取而不能按“本”领取，而且在使用过程中，用了正面用反面，不能有丝毫浪费。至于办公用茶、用烟，那是绝对不能公茶私喝或是公烟私抽的。他自己以身作则，对部下要求也严格。“抠主任、抠局长”就是那时部下们私下里对他的称呼。不过，在他的追悼会上，在他那些老部下们敬送的挽联中，大都有“一身正气”和“两袖清风”的内容，同事们对父亲工作的赞赏可见一斑。

孔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其实，何止是三年？父亲去世距今虽然已有三十六年，而且我也已经退休多年，但他老人家却永远都是我的人生楷模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【落英缤纷】

外婆的南瓜粥

□李永海

秋天又来了，地里的庄稼渐渐成熟，南瓜也开始由黑青慢慢变成了金黄。看到黄里透红的南瓜，不由地想起外婆的南瓜粥。

外婆家在太阳升起的方向，我家在外婆家的正西方，约八十多里的路程。每当母亲站在田间向着东方凝望时，父亲就知道母亲又想外婆了。这时父亲会关心地问：“又想娘了？”这一问不当紧，母亲眼里的泪“簌簌”掉了下来。

那时候交通不方便，去外婆家不通汽车，自行车在农村还是个传说中的稀罕物。所以母亲想回娘家时，只能徒步走这八十多里的路程，也因此母亲一年难得回去一趟。后来有了我，母亲就更能有空回去了。

秋后农闲，父亲会用手拉车拉着我们母子俩去外婆家住上一阵子。好久不见闺女的外婆，看见我们到了，赶紧上前来拉住母亲的手，哭了又笑，笑了又哭：“闺女啊——娘可想死你了！”话没说完，外婆的泪又流了下来，母亲听了也哇哇大哭。在一旁的外公用责备的口气说：“你看看你，孩子大老远来看你，老是把孩子给弄哭。”母女俩听见，忍不住破涕为笑。

常言道，闺女是娘的心头肉。这时外婆会说：“菊(母亲的乳名)啊——想

吃啥？娘给你做去。”母亲的回答总是“南瓜粥”。

外婆扎上围裙，搬来两个黄里透着红，红里透着黄熟透的南瓜。外婆用菜刀把老皮削去，露出里面杏红的瓜肉来。去掉瓢，切成块，放在大锅里，加上适量的水。上面腾上馒头，大火烧开，再用小火慢炖。不一会儿，热蒸汽慢慢升腾，浓浓的南瓜香顿时飘满整个院子。

大约个把小时，外婆掀开锅盖，用勺子将熟透的南瓜捣烂，再略炖一小会儿，就可以出锅了。

我捧起散发着南瓜香的大碗就要喝。一旁的母亲赶紧说：“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烫着。”

外婆做的南瓜粥，黄澄澄，黏糊糊，好像是加了白糖，似蜂蜜一样甜。看着就有想喝的冲动，真要是喝上一口，一下子就会甜到心窝子里去。难怪母亲常常说外婆做的南瓜粥好喝。

几年后，外婆离开了我们，母亲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。我不敢同母亲说想喝南瓜粥了，因为一提南瓜粥，母亲就会掉泪。可外婆的南瓜粥，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飘香。那种香、那种甜，早已深入到我的心里，我的记忆里。

外婆的南瓜粥，永远的南瓜粥……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北京某护卫中心)

【民间记忆】

家乡的水清又甜

□傅先河

回老家，豁然发现大街上矗立着一台高大的泉水直饮水机，乡亲们提着水桶去接水。姐姐说：“现在家家都喝直饮水和桶装水，洗洗刷刷用自来水。”姐姐家门口摆满了盆栽花，茉莉、栀子、太阳花、令箭荷花五彩缤纷，生机盎然。小菜园里葡萄累累垂垂，油菜、小白菜碧绿似翡翠，长长的豆角随风摆动，宛如少女的秀发美丽动人。我对姐姐说：“你养了这么多花，种了这么多菜，在缺水的年代根本不可能。”姐姐说：“以前喝水都困难，谁还有闲心养花呀。”

此情此景，触碰开记忆的闸门。家乡水源奇缺，贫瘠的山间，除了裸露的岩石，根本找不到水的影子。人们对水极度渴盼，地名人名大多采用“泉”“水”“海”“河”等字眼，我们弟兄三人的名字中就分别含有海、河、水。

从记事起，生活和生产用水都是“旱池”储存的雨水，家家户户都有一眼或几眼“旱池”。下雨时，打开“水口”，雨水滴进“旱池”，草屑、牲畜粪便也随着雨水冲进“旱池”，从旱池里打上来的水浑浊不堪，要盛到水缸里沉淀。夏秋两季黑色的、红色的小虫子(家乡称之为“蠓虫”)在水里游来游去，偶尔还能打捞上青蛙、小蛇，一眼“旱池”俨然一个小小的动物“王国”。父老乡亲们祖祖辈辈饮用的就是这“营养丰富”的旱池水，遇到干旱年份，要到几公里之外的地方去买水。乡亲们打旱池出过汗、流过泪，打旱池时塌方或放炮炸伤人的事故也曾发生过。为争“水道”乡亲们红过脸、甚至动过手。一旦遇到哪家真正缺水，动过手的另一家总是以此为契机，把自家舍不得喝的水挑过去两桶，化解两家的过结。下雨时，人们把水缸、水桶、盆子、罐子、饭锅放到屋檐下接水。在水的使用上，都是“一水”多用，记得有位老哥每年只在大年初一洗一次脸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上级派来工程技

术人员，购买了炸药、铁锤、铁钎子，乡亲们踊跃“参战”，轮番上阵。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，硬生生地从一座大山的腹部凿出一条隧道，修了水渠和方塘。但因扬程高、水源不足，引水工程以失败而告终，隧道在大山中沉寂，水渠方塘坍塌淤埋。

水啊水，因为缺少了你，制约了家乡的发展；因为缺少你，姑娘们一张张俊俏的脸洗不出美丽，许多小伙娶不上媳妇，村里的人口一度出现“负增长”。因为缺水，回老家居住的日子，我们常常不洗澡、不洗脚、不换洗衣服，直到回到城里的家中才洗个痛快淋漓。

日历翻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经多方努力，家乡打出了第一眼机井。全村一片欢腾，乡亲们望着哗哗喷涌的清水，抑制不住喜悦，弯下腰，双手掬水咕咚、咕咚喝个痛快。

打了机井，村两委又筹划铺设自来水管。在跨入新世纪的那一年的春夏之交，全村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。“收益”最大的莫过于我的父母，两位老人住的地方离机井远，又处在高坡处，挑担水要累出一身汗。我们兄弟几个工作在外，吃水难始终困扰着父母，更是我们的挂心事。不论谁回家，临走之前，都要把父母的水缸挑得满满的。当我得知老家通上了自来水这一喜讯，特地赶回家。一进家门，父母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咱家用上自来水了，全村都用上了，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了。”父亲还亲自拧开水龙头让我看。那一刻，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满足和喜悦。

俗话说，好事多磨。村集体难以承担淤清维修资金，几年后自来水关停，乡亲们重新吃起了旱池的水。

历史的车轮驶进新时代，党和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家家户户终于通上了自来水管，用上了免费自来水，喝上了直饮水。乡亲们养花跳舞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(本文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